


集部

盧溪文集卷三十四

宋 王庭珪 撰

記

遊廬山記

江出蜀東會於潯陽雲濤雪浪相撞擊而下是為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目望之巍然高而大與他山未有以異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巖壁怪偉琳宫佛屋鉤綿秀絶愈入愈奇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

下者也予往年偕計吏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探
天地觀造化擘出怪譎及其至也不遇霜颷雨雹炎熇
赤日則陰霾宿祲滃然出於洞穴之中欲冲射人與夫
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鳥道峇境之所顛墜
頹崖斷石之所覆壓有足以褫魄而奪氣凡遇是數者
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躋而寄目以償所願焉政
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聶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
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

閣憑髙而望九十六峯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峯尤勝絕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平地五里許至資聖菴資聖而上漸峻抜非數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闢春時異葩怪卉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璨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

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衆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為此耶或謂唐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貯雲菴又在絶危巒頂峭發壁立數百千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衽席之近明日離菴中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巖巖下清涼瑩徹可丈餘水濺濺鳴其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詭狀若欲奔動視之毛髪為寒巖西半里登相光亭觀擲筆峯坐禪臺竹林遺趾山中

人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刹於此轉眄失之故今號竹林化寺復從巖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即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羌廬閒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識遊者鑱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飲牛池池一里至峰頂菴視香爐峰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望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於四望臺之上若張蓋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屋穹堂奥殿負崖架空矗在天半紺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

下彷徉注視目不得瞬而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峯頂十里至普照寺而寳興石盆護國三菴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嚴寺遊連枝亭復抵宿東林觀壁間記遊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巖而止吾二人自謂幾覽徧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富内坦夷數千里氣狀清淑而兹山巉突於江濵若造物者喜設宏壯屏扞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蜿蟺儲育至是礙而不得西嘗產而為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

夫三脊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爲瑞太平之時未能獨當奇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鏟采於其間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彼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挈治世具不得設張即偲自放於山谷之間而進退卒以不汚後世不敢少訾焉白樂天貶潯陽慕淵明之爲人樂之而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一時者也厥後當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氣節自高豈無待而然

耶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羇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怪奇偉麗之觀則茲遊所得時人亦叵測云既遊遂錄以記之

靖共堂記

安福縣西南地最廣高山大谷荒翳險絶往往通宜春長沙郡界宿蠹藏姦為縣者病之紹興十四年四月南嶺猺家峒賊竊出犯永新殺廵檢勢遂張朝廷下銅獸符命御前統制吳侯錫討之亂人大恐詭謀乞降時吳

興錢侯傑之治縣之明年也政寬人和理甚無事方治燕居之堂見士民問人之疾憂盡得賊之株柢蹊隧蓋弄兵不討者十有六年表衡湘湖皆被其毒異時遣偏裨提孤軍鼓而入他州勢不相援彼不西走山南走湖則陰連大姓土豪張聲焰脇官兵令解去郡縣幸其無事如豢虎狼不敢拂其心吳侯得其情悉破壞其機牙檄諸郡兵乘障扼其奔衝親率勁卒擣之賊遑急氣殲不能鬬未陣而衂大姓土豪縮頸畏罪各縛其徒以來

會錢侯與縣尉任君詒從間道餽軍亦擒馘有差於是賊無噍類矣得其渠酋左謚具乃磔之脇汙者置保伍使持田器為良民無一人吁嗷者夫以吳侯之智勇聞於世遇大寇輒克而平此草間倔强之寇宜不足書蓋鏖兵萬里從枕席上過師此必勝之術至於深林阻險欲戰不得非善用兵者出奇以奪之未可驅而奪也不然何蟠拏峒窟十有六年出沒數郡之間而官軍不能取哉數郡之民得免於亂功大事特實始我邦班師之

日堂適告成可以閱軍實可以陳燕豆於是饗吳侯於堂侯不自有其功而美縣令能脩其職使不淹日而破賊錢侯不鄙陋其邑盡力於其職之所當任軍無乏事財不横斂而去此大憝民實德之客有吉文李君尚義題其楹曰靖共蓋取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坐客咸欲志其事而以文屬盧溪王某因饗士之日落堂之成故叙賊之所以起滅鑱諸堂上俾繼此而理者咸得安其位而桀黠不敢復芽蘖云紹興十四年仲秋日記

西峯寺重修三秀亭記

亭始作於元豐六年豫章黄魯直為前大守壽春魏侯記一時之事名之曰三秀亭識瑞物也建炎間官兵更戍於此而亭遂堙廢厥後二千石孰不欲復前賢之故迹率歎息遺恨而去亦誠有所未遑耳後元豐七十有六載當紹興二十八年秋天子以銅獸符授鄱陽魏侯安行來守廬陵下車興獎補廢修起學官増養弟子員彬彬文學之士𡸁於一時積獄滯訟迎刄輒剖耘鋤强

梗化為善類窮山長谷宿盜積數十年不討者悉縛致麾下境內遂寧時方憂旱甘雨連霔郡人大悦謂此數物者非太平之嘉瑞耶芝草不得專美於前矣政既多暇明年春始攜客遊西峯尋三秀遺址在蒼松篁竹之間林麓幽遠復得舊碑於隤垣之下字畫尚新魏侯讀之喜曰吾家譜鄱陽壽春同出於婺源乃知前三秀主人吾宗人也可不因其舊而新之乎蓋物之當興必有所遇決非偶然者若峴山亭不遭羊叔子蘭亭無王逸

少則襄陽風景與從事中郎俱湮滅而無聞清湍茂林不著見於山陰矣亭既成遊觀者輻湊兩魏侯之名當與此山俱傳不可不記復興之歲月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也盧溪王某記

龍須山轉輪經藏記

佛在西域時遠中國僅二萬里華人未始聞其言彼方之人聞有震旦之國負其書重譯而至者槖駝相屬也其說使人見性成佛謂法界寶藏吾所自有是以華人

說而奉之積其書至五千四十八卷於是其徒作華藏之居建大軸兩輪以藏此五千四十八卷於輪間者往往徧九州也吉州龍須山昔有異僧法登禪師自曹溪得法來遇長者龍須於此地築菴而留之遂為登禪師道場後人因以龍須名其山舊無大藏經紹興甲寅長老秉雍領衆始募置滿五百函欲建法輪而屋之會移錫隆慶而以懷宗踵其席始謀建藏室於寺之西隅度其費莫知所出有居士劉存正胡璉張孝友聞而樂趨

之各出錢百萬以上由是施者摩肩而至以故功易成藏之前後神物瑰偉其像設規置於他處不類觀者歎其異未嘗覩也工將畢而懷宗示滅厥後繼住者數易卒無以紀其成郡侯以藏經實始作於秉雍而雍前住江西湖南所至必莊嚴佛土復俾住龍須雍即以書來求論輪藏之雄麗求文以記藏經之歲時問其日則紹興甲子四月八日也於是乃為之記而究其說之所以然夫掇拾西方貝葉之文為一大藏用法輪以轉之遂

始於傅大士然所謂法界寶藏從無始來固存不可以色相求使凡夫忽然見道於一念頃遍十方界則虛空中法輪常自轉也昔人有念經一萬部而祖師不以為勝有老宿下禪牀遶一匝而轉藏了或有見於此則道之廢興不繫乎藏之建與不建也葢此寶藏凡夫皆具足而莫能自證如衣中寶珠必因人指示而不到曹溪安知不失今之所以聚佛書轉大法輪以張皇其說者葢不為諸佛說法為凡夫說法爾此藏之所以宜建也

# 盧溪王某記

## 寄軒記

武陽鄧晉卿學有本源而於黃帝老子方外貝葉之書無所不觀軒其屋於所居之偏名之曰寄屬盧溪王某求文以記之某因謂晉卿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不有其身則無患而可以有為今夫所謂身者其初未始有物而偉哉造化特範君之形而寄之也所謂軒者君又以造化之所寄者而寄之也身與軒且非我有則

向之所謂寄者實無所寄若無所寄安得有名此之為
物非言之所能了而欲強以言記之是屋下架屋求馬
於唐肆而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也試為君言其崖略藏
舟於壑藏山於澤夜半失之雖壑澤不得有而人一受
其成形遂有而哀樂之以故累於有物域於宇宙之內
而不能自出也有能出乎百物之表雖死生無變於已
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莊周以軒冕為物之儻來寄故
其言曰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然則窮達貴賤

適然相遭於一世之中直為物逆旅耳蜩甲蛇蛻似之而非晉卿本以文學起畎畆陟進士科方將脫簿書登金閨玉堂摩赤霄取富貴又何暇寄其身於窮陋一軒之中蓋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適而非累使其中泊然無所繫何往而不自得所以名其軒者豈特在於窮閻陋屋之中雖金閨玉堂亦若是而已惟磅礴萬物翛然塵垢之外者不以廟堂江海置冰炭於胷中隨所寓而安惟一累於進退則均為物役不知二者皆蘧廬

而不可久處蓋遊於物之內而不知遊於物之外彼遊乎物之外者視百千萬億世界同為一遽廬在一微塵中吾將擇何地而寄耶晉卿未能絕迹於世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來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倘富貴逼君亦直寄焉耳若夫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過是而往余不能言之矣

隆慶禪寺五百羅漢堂記

廣陵浮圖氏之宫環峙於州城之西而仁山獨宏麗而甲出寺有五百羅漢堂元符中州民孟華之所建也華賈江湖間積竹為巨纜浮大舸絶淮汴之於河河防用其纜歲一入獲官錢數百萬轉鬻吳楚之間以歸華既豐財愈於孅嗇而樂布施故能求得天下妙工造五百大阿羅漢建兩楹而屋之東坡先生南遷過其下持勺水供養作八大字牓而揭之於是此堂亦為十方道俗動心駭目之觀而與山中穹堂奥殿爭光輝矣正和末年

寺廢為道士之居東坡之字亦坐禁錮有僧竊而藏之及寺復興羅漢散落民間寺僧物色得其七八像既漫剝不治堂之梁楹亦廢紹興十三年歲在大淵獻通守孫公霖欲補其壞而新之初未遑也夜夢群僧謁於庭若有所訴覺而異之謂住侍僧秉雍軒然有才力能任斯事故雍倡其說傾數邑檀施不三月而閣成自輪藏之陰徙置佛殿之西廊敞七間為堂視舊所建益彩東坡璇題宛然如有靈光異氣照應屋壁是皆可記也雍

於隆慶扶傾起廢有功於佛事昔嘗求佛殿記而余未暇許者也今復以孫公之命來乞文以記羅漢重修之歲月問其落成之日則五月壬戌也予聞古之得羅漢道者由禪定見宿因無復愁苦故此大士應物現形至於五百各發慈祥之相以接物護世多靈顯云七月庚

缺

盧溪王其記

西山記

出縣南十五里折而西行又十里許林壑絶險有溪水

出孤源峒中所從來遠矣西山當峒口水抱山麓其停蓄而深者為潭溪中多亂石突怒而出水行石間汹湧有聲溪上古木合抱而巨藤蒼然若龍虵起立狀極怪醜干霄而屈蟠皆數百年物也每風雨至林木震動水石相搏觀者毛髮盡寒震掉不能久立相傳以為龍神之所窟宅故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之常若有答焉紹興十一年夏五月至六月不雨苗將槁矣徧禱羣祀弗獲縣宰向公子貢披地圖訪耆老咸言西山之靈乃率

僚佐潔誠以往視神所居蟠藤之上三峯峻峙鄉落所謂三峯蟠藤之神氣象陰森崖壁怪偉使人凛然既祇飭祀事有雲出於峯頂須史蔽日隨軒而歸衆咸異焉日暮大雨明日又雨周被四境是歲大穰繄神之力向公具其事乞封爵於朝且用耆老言數十百年以來目覩靈異殆不可悉數中更變亂潰卒四出巨盜在境神示風霆雨雹之變又出蜂蠆百怪之物卒退走之其事詭異或者疑焉然皆近時事耆老目覩人能詳言也夫

山川皆有神司之而能出變怪興雲雨澤及萬物此固宜在祀典蒙休顯而力請未獲若乃神之威德實不繫封爵之有無論神而問封爵猶論人物而問官職令之大官大職豈盡能惠澤斯民神亦猶是也後之人必欲貽揭神之靈貺宜有考於斯丈謹書向公一時之蹟以附安成故事俾不墜紹興壬戌冬十月一日盧溪王某記

盧溪文集卷三十四

盧溪文集卷三十五

宋 王庭珪 撰

記

吉州新修教授廳記

江西學校之盛異時獨三州得置教官而廬陵居其一焉崇寧中始詔天下州郡皆立學官其職專以詩書禮樂漸摩訓導其民之秀者使轉以教其鄉之子弟故民皆興於禮義而其政易以成長吏知為政之本在於是

故於教授異於常僚每加禮而賓客之惟數十年以來廨舍徙置不常比來復居城東雄勝樓雜闤闠且迂遠先生晨入泮宫揖諸生而進之執經登堂頌禮甚嚴講罷摳衣而退先生不能終日坐堂上日既昃歸其舍弦誦之聲不接於學官非所以稱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之意學者欲遷而近之有司終以為不急而姑置亦誠有所未暇也紹興戊寅八月鄱陽魏侯來守廬陵物大事叢疑未遑庠序之事下車謁先聖於學首詢學官之舍

知其晨昏往來之艱也病之或議毀學旁編氓之居以遷之侯謂不宜有所騷動乃環視學門之外得隙地延袤可築經工度材命廬陵宰朱君寀董其役錢出於官工不病於民閱月而崇成人見其成而莫知其所以成也棟宇明麗門臨通衢泮宮在其左興賢之門出其右嚴嚴翼翼若有神物為之轉徙州人父老見而讙舞知侯之為是舉將以教吾民使興於學也昔文翁為蜀郡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蜀人大化是時郡國未有學

文翁所修起者即學之官舍也魏侯知以學為政豈於其所當急者反徐之耶故先從學之官舍使學者日近教官親熏而炙之以成就其材時福唐陳君禾典教事秩將滿而魏侯始至見侯之臨事若閒暇而衆務悉舉乃力陳舍宇不便之所以然古之人於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則陳君亦可謂賢者也夫魏侯不以始至力未暇而緩其所當急陳君不以將去而怠於其職俟其成而落之以遺後人是皆宜書也魏侯命記之

已卯三月望日盧溪王某記

安福縣重修學記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貢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於學惟王宮四壁無旁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頹垣壞瓦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於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郡邑不可一日無學是於國有繫也葢隆平時禮樂教

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揉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孝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識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塞姦爭之竇遏禍亂之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於兵燼有司又以為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於敗壞人才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賛之諸生退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業者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為而去至侯之來其治不米塩首用其力於學懼復失墜越明

年學成廟像一新重門縑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嚴麗壯雅冠於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薦獻頌禮甚肅侯知士可與胃然興於學乃屬其邑人王某記之某因得考庠序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為之説曰周衰黨遂之教息夫子無大位設立言以持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為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亦燔其宮漢興公卿起屠販叔孫通於魯諸

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奪拔劒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聞郡國耆儒以素木瓠葉行禮於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覼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竊其國東京進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人崛起横行天下猶竦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於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然則士之漸磨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之而俟獨知以為急治

縣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興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為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世茲侯之所期於士他日至於是者知自教學始也紹興壬戌夏五月癸巳記

蕭瀧廟記

吉水縣之東南八十里山高而遠險有水自西北奔注抵山石屈折而出至是匯為奔湍江中多亂石其突怒

偃蹇巉然而出者率爭為奇狀水石相擊薄其聲如雷霆如兵車陣馬之行悍怒鬬激觀者怖慄舟上下與石不避則有破碎淪溺之患或謂神之威靈以驚駭斯民古有廟謂之蕭瀧不知其始所以名者考之舊記或云蕭瀧者湘中之二水名按地理此江與湘水無通流之理獨江湘以南凡湍流觸石而奔放洶湧者率謂之瀧唐韓退之貶潮陽先至樂昌作瀧吏詩有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之語是知所謂瀧者皆奔湍激石而多險

者也問故老皆云古宿相傳瀧之神甚靈而姓蕭鄉人嚴奉久矣此說幾是歟古者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豈蕭氏常有大功於民而能禦菑捍患耶抑瀧之神能變化能興風雷降雨澤使年穀屢豐而遂廟食此土耶今瀧流之上有大穴若破甕側立千尺蓋神物變怪之所潛而不可測者也廟既久梁桷隳壞鄉之進士彭公勉率諸豪出財力易其腐敗而鼎新之一切增壯於前是皆世賴神之庥凡有求必禱於神常有其嚮答之

者也宜其祠奉益隆余素知蕭瀧之靈公勉乃求文以記重修之歲月實紹興辛巳七月壬戌也復為作迎神之詩以繫於後使鄉人歌以祀之

瀧神何年此列宮神之來兮雨溟濛雷公擊鼓驅羣龍神之靈兮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風物無疵癘年穀豐瀧民事神甚嚴恭牲羞薦酒羅鼓鐘湍雖洶湧長年工不觧船石相撞舂孰知此者神之功宜歌此曲傳無窮

鳳林橋記

安成古為郡介於吳楚之間雖非通邑而山川城郭壯偉宏大猶有故郡之遺風其西地最遠廣袤數百里崖壁峭絶而水鏘然出於峒穴中江流蓋發源於此而匯於鳳林當闤闠之衝水益奔放舊有浮橋歲久壞弗治兵興以來吏常力屈於饋餉而愛民之政一切不可為蓋非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也後十有二年歙溪韓侯邦光始為安福令問民病之所急得其根穴而疏剔之凡利之所宜興而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衆人搏手不敢

謀者悉以身任之惟恐後明年三月江流暴漲併齧其隄韓侯始欲築石以障湍悍之勢闢隄上路廣倍於橋規模甚偉迺揭畫圖詢於衆咸願出財力率數人造一舟其用民錢數十萬而官不主其出入用民之力百工各以其役來助竹木蔽川而下人見其山積於岸而不知其材之所自出列肆無市者更饋食飲而不告姓名以故舉此大役與大費其凡不可得而計人亦莫知以為勞也橋長三百尺廣十有二尺下為二十舟魚貫而

浮橋心爲亭其方如橋之廣而益其三分之一簷牙翬
飛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之南爲屋於隄上以觀浮
梁之倒影丹艧飛動若欲凌騖大空者曰彩虹亭韓侯
始爲是役以濟人又因得以休其餘閒而寓遊觀於此
煙消日明百物媚嫵邦人士女脫於兵火之餘拊檻徘
徊忘向來奔竄沈溺之憂而樂從邦君以遊至於雲破
月出萬籟寂然雌霓連蜷飛出波面水光天色動搖而
上下與夫琳宮佛屋出乎青蒼林木之杪層巒疊巘迭

高爭秀於是溪山自然之觀偉麗殊勝因人而發遂為此邦之絶境非朝夕徙倚者莫能窮其狀也橋經始於三月己亥訖於六月甲辰凡六十有六日而畢嗟夫吏權以興事不患於不成獨患於名存實亡不知輕重歛散之所以然而旁緣百出雖成功而民已病矣後之人考韓侯經始以方儻壞而復修則安成之人復出力而歡趨之世享其利也人之所以樂斯橋之成而欲記焉者非特備觀美而已故悉書韓侯之始末以記焉紹興

十年六月初十日邑人王綦記

上成觀三清殿記

上成觀在安成之西始建立者與其廢壞之歲月不可記也故基遺迹里父老人莫能言其處也獨縣圖與尚書職方之籍有其名耳其所以名之意亦莫能詳也道士戴知柔實里中儒家子幼敏悟讀黄帝老子之書而說之因棄家爲清真觀道士以醫聞於世時清真在縣之東而戴氏之鄉疾病者必賴以濟議築室而留之其

兄弟欲出貲產知柔一切棄不取獨取其荒頓之田廣袤六畝蒔花藥爲堂以居焉堂面白鶴峯有古仙人遺蹤從兄大夫公榜之曰揖仙其後弟子劉若拙亦以醫世其業乃以其醫之所蓄金帛益興造而侈大其居於是其人相與言於府取圖籍故名曰上成觀作字於門而揭之始造三清殿凡三清天中儀像所宜嚴事者飭之皆備煥若化出夫天下之物有廢毁於數十百年之後而復興起者非碌碌不能有材智者所能成就也昔

者金碧巍然之觀化為荒煙野草致無頹垣敗址可尋令二道士乃能探取既廢之空名於寂寥不詔之斷版排蒿萊起堂殿使荒煙野草化為金碧之區可謂傑然有材智足以興事起廢而賢其徒者也不可以無記因吾友劉太虛以書求余記其事者凡五年許之而未暇作也其請不已遂為之記殿成之日紹興甲子十一月十九日也

足齋記

玉牒趙公子亦治一室為燕居之所蓬甕蕭然自名曰

足齋余究其說曰自有生物則好勝爭奪相傾侈失其性分莫克返于初於是喬黠卓鷙之行起而相高天下始有不足之患子亦貴公子習見宫室車服之物宜夥今乃甘寒陋以自足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行住坐卧飲食語默不求於人無待於外明月清風皆為已有不知天地間復有何物可以滿吾室也昔王懷祖清潔絶倫嘗語人曰足自當止然則懷祖未足時猶有累於世爾馬少游嘗哀其兄援慷

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致求嬴餘但自苦耳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取封侯要七郡之使其視少游寧有未足於心耶當其卧浪泊時始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然後知少游遠識翛然塵垢之外非援所能企及也今君以足搒其楹而請余文以為記朝夕逍遥寢味其下無一毫不足人意且非迫困窮而後有得於此又可貴也已盧溪王某記

## 重修東華寺記

佛屋徧天下大率費不貲泥金繒示瓌璃務爲不可勝者多在夫通都大邑水舟陸車珠璣象犀百貨之所萃商官爭負挈營營然貪睇不瞬浮圖能一語傾之則罄橐勿偈此通都大邑之有刹廟所以視他處所爲最雄侈繁麗至於荒僻窮絶之所往往土圯木撑罅漏不宜其徒乞丐不能動人而檀那喜趨闤闠者且不肯出毫力於此亦其勢然也東安在安福不唯去通都大邑爲遠而頽垣壞址荒煙野草至於尺椽寸瓦不留鄉人劉氏

世家貲惜其湮廢會青原紉宗禪師歸故鄉乃相與出財力破糜𢲸芟棘區築宮而留之經始於政和元年九月落成於五年之十月殿寢堂廡厨廩鐘魚一切視禪林成憲所不可闕者咸置之可枚舉以數也佛像嚴具壁張十八羅漢皆金碧飛動冠絶一時有危欄出於衆屋之上俯羣山睨雲漢而亟經於其間者寺之華嚴閣也挾方丈開户牖塵埃不生神明頓還者宗公之妙明室也初構木去江水爲遠數十百人挽一材夜有大雷

雹浮而出者衆益隆信之果然有贊者耶稽基四顧磽确宗公覧其山水為高其址數十舉步而易置其嶜孤峯疊巘層出雜見竒偉怪麗盤礴於煙雲杳靄之間如有鬼神為之徒揭佳名勝槩自我而作宗公可謂無負於兹寺矣葢宗公本東華里中人好遊名山後為佛印老禪師弟子方佛印名譽轟轟動四方學者千百為羣至於住大仰金山雲居皆賴宗公垣塹佛事凡有所建輒赫奕紹聖中出世為長老住南康鳳栖山又住廬陵

青原山二山皆天下名藍角立相望宗公猒奔走病其徒逐逐然不知歇乃自青原飛錫來東華甘槁薄而不去其趨尚類賢士大夫之有守而知退者余嘗樂與之遊當衆人夸漫突梯肩相摩於世而獨能超然高蹈放懷蘄巖之巔睨天下之物不一動其心豈學佛而有得者耶劉氏既出財力以與興起數十年泯滅不傳之寺於是而屬余識其復興之年月考其初剏者與其人舊無文字可訂特為掇宗公重見之由與吾鄉人之好善

者識之云爾宣和二年十有二月吉日迪功郎衡州茶陵縣丞管勾學事王某記

盧溪文集卷三十五

盧溪文集卷三十六　　　　宋　王庭珪　撰

## 序

### 王彦休春秋解序

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俱焚於秦自漢以來採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齊魯諸生之所掇拾唯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後之儒者所能竄亂一詞也世之為春秋學者其說蜂起解詁

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無問春秋者唯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

彦休者可謂能守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爾惜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任氏二子字序

眉山任氏名二子曰渥曰淴而請字於某某告之曰元氣融結為山川其蒸為雲雨其生為百穀草木之秀麗人得之為美俊均是氣也然氣之蒸不為祥風時雨則反而為沴物則有焦枯不遂其性故著造化不到手處

使萬物滋長膏其本而末茂者必假灌注於人焉歲有雪霜土膏含和為豐盈之瑞繼以時若之雨然後秀發而輝光詩曰益之霢霂既漫既渥故字渥曰益之取江河之水以善利物者謂之溉溉言清也亦及物之義也泂酌之詩其初可以餴饎可以濯罍至其終則可以濯溉說者謂溉則無所不用也故字溉曰用之夫渥與溉皆本於農事火耕而水耨期於有獲而後已學道亦猶是也今君之二子才良而志堅又博之以詩書禮樂六藝

之丈澆灌其心胸輔之以師友而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所謂耕道而得道其孰能禦之

衡州送行詩軸序

往年盜起巴陵羯奴飲馬於湘水最後孔彥周曹成轉刼衡桂之間歲仍饑饉數百里無炊煙官府搶攘蕩然無復紀綱獄訟賦役皆失其平至於衡陽創殘特甚而又比得不能太守紹興五年上選能治者乃命開封向公以直秘閣佩銅獸符來牧是邦始至之日掀其積蠧

湯沐而櫛梳之咸驅恩收民獲蘇醒因索巨姦數人流之而宿魁吏董瑜者倚憲臺暴横前部刺史二千石咸莫能制於是郡中振慄姦夫盜兒縮氣不敢搖厓小人不便造飛語聞於朝公果坐是罷去衡陽之民數萬遮使者自言而相與哭於郡庭者累日抑不知前史所稱良吏去之日攀蹬卧轍者曾有如此之盛乎予覽衡州送行詩軸與士大夫自荆湖來者其言皆然今明天子在上二三大臣方揀拔良二千石圖回中興之功輶軒

使者項背相望於道必有採此詩以獻於上辨太守之

寃以慰衡陽之人於是竊序其事而載之卷首

送劉簡之序

起蓬藋登桂籍者嵗嘗數百人其不合有司尺度而被

黜者尚數千人其選亦艱哉由白屋而升者人慕羨之

尤以爲榮然吏部槩以格法擬官必注簿尉而簿尉於

州縣官爲最卑人往往羞於習也槩視而輕之故居是

官者嘗鬱鬱不自得也夫起蓬藋登桂籍布衣貧賤之

士孰不以為榮尉雖甚卑然進而累為公卿著勲庸垂聲名於天下者必由此而始况如簡之者生廬陵多士之域未冠時名動塲屋弟兄連貢於禮部取第一如拾地上物待闕閭里時從吾遊已能擺脫舉塲故步學古人之文章搜竒抉怪自出機杼有以動人之耳目吾聞宜春太守黄公賢而待士子能於尉事不乏而又侈之以文辭之美則主人何不容於子於是洗然忘其尉之卑且賤也可以緩步富貴摩九霄如坦途也

送劉君鼎序

劉君鼎於余同里閈蓬蒿之徑屋瓦相望少余五十歲而生丱角喜讀書為文常執經問字於諸老先生先生稱之曰此奇童子未易測也余獨慮其年太少而尚奇未必遵舉塲之尺度又數年將冠矣乃告之曰君子之學當明道德通經旨自然學成而名顯於時不必務為雄侈奇怪之文如捕龍蛇搏虎豹之為者他日復取其近所為觀之則盡犄去牙角如騎良馬行平地駸駸無

跌蹶之虞矣自此過余書堂無虚日若將卒業焉㑹余以詩語得罪竄夜郎别余於郊外而泣曰此别無相見之期吾學不進而屢戰不勝將汩汩為庸人矣後八年秦太師薨盡放流人以歸君鼎復迎我於郊外言論志氣與其為文益增勝於前時又學不已遂登高第授鄂州江夏縣主簿鄂州今為上流劇鎮屯軍數萬負抱吳楚上荆州控川峽下洞庭望九江當藩垣屏翰之任皆國之大臣監統大將必材雄偉能張皇國威應變出奇

者然後為之今君去為主簿勿以主簿為卑而不著鞭於其間將見材智之士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遇識拔遂以頭角自出而嶄然顯名於世者非子耶

梁養源道德篇論序

司馬子長欲觀天地山川竒偉秀絶幽深窮怪之域覽其氣狀發為文章事業有以驚世而絶俗者必曰上沅湘觀九疑是知沅湘九疑之間果有竒偉秀絶幽深窮怪造化之所磅礴其氣蒸為雲霓散為祥光五色其産

為楩枏巨材丹砂玉石古今幽人釋子神仙得道之士往往相望而出余以罪謫居沅陵聞有梁君者字蒼源荊楚高人常登進士第仕至慈利令不樂從事於役年尚强也致其政以歸於書無所不觀又讀黄帝老子釋氏之書而超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其心泊然無可繫也嘗著老子道德篇論微言奥義深探出老氏之心胸渙如氷解凍釋垢盡鑑明凡夫庸童皆可由是以入聖人之道而探其宗指蓋其道本於清淨恬淡不爭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方今主上興聖統立太平之基正用此道理天下而不以兵强然則篇論之作非有不合於時也葢天地之平道德之正妙體本然不煩繩削而自合耳公卿大夫有取其書以獻焉必見重於世養源可以出而仕矣

送黄秀才序

背衡山南走八九百里有嶺平地突起其高不知其幾千丈郴之為州倚嶺之北韓退之嘗謂中州清淑之氣

於是窮焉葢天以此嶺限南北而清淑之氣至是而不得過氣之所窮而不得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退之意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又未見也余宣和庚子秋至郴考試貢士見其山川之美實然又見州之傑士何民師宏文博學今四十三年矣近纔為復州守其鬱積之氣尚未發見豈其抱材隱而不出者耶黄孚郴人也不遠數千里遊學吾邑民師以書先之道其有志於學夫自郴陽崎嶇數千里至江西誠有志

於學者也况予文行俱美郴人視予已如沅江九肋鼈
當於鬱積窮困中遂奮發而爭竒以出可乎試以此示
民師年月日盧溪王某序

送劉得昇序

占驗之術雜出米鹽世之談命者未有不本於五行星
辰以推人之壽夭貴賤賣卜長安市者其術一律也安
成劉得昇初業儒略通易經大衍之數後遇異人教以
算法可逆知未來之事其數積至百千萬億無涯涘特

凡人鮮能工之惟儒者精專而識其要故能不失萬一於掌握中言事未嘗不效也得昇為人純孝今有先儒墳墓之兆欲訴於當途而貧甚若朝夕不能以自活友人劉必大彭清老諸君咸以文字勉之既挾妙術以行吾亦知予必不羇旅憔悴而落莫以歸者也庚寅中元日盧溪王某書

盧溪文集卷三十六

盧溪文集卷三十七

宋 王庭珪 撰

序

送劉天遊字序

古之學者必期至於道學不至道則知人不知天造物者之賦於人也以天不以人而俗學之士繕性於人以亡其天故遯天遂物馳騖於人間而不知返莊子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劉太虛諸孫皆俊秀名九垓者時

從余遊方冠時請字於余余字之曰天遊而語之曰昔盧敖遊乎北海至於濛谷之上見一士焉敖自謂能窮觀於六合之外欲友其人若士者笑之曰今子始遊於此乃謂窮觀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竦其身入雲中敖仰視弗見若有喪也始自歎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乎天遊志大而心廣漠視九垓之外一舉而千萬里非局局然有封畛者所能至也故善學者必觀古人之不可傳不可知處始識其妙齊威公讀糟

粕之書於堂上始知斵輪之妙不可以手傳鴻濛捬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夫弗知者乃真知者歟學至於此以之經世則知有不器之器不用之用無施不可也故併書以示天游

送子野東遊序

劉子野秋試不利槖其書欲東遊謀入太學夫太學者賢士之關也高堂廣廈層簷飛閣矗在天半如清都道山蓬瀛之居四方豪傑充塞其中未易掉鞅而入也子

方戰藝不得其志乃勇於是行豈非以方州科舉之弊近歲主司或蔑公道不若太學之公無私邪其志亦遠矣萬一隨牒一試而入焉執經升堂問道於國子先生其門髦士以千數皆角力傑出有遷摋磨琢之益子能擇而交之行成而名立無患有司之不公况今主上修法度興太平退黜不廉之吏取士之源復清孰敢黷貨而冐禁耶自成均至於四方萬里其選舉之法無異道也霜風動天草木黄落行矣自愛期子早歸以榮其親

## 贈饒子序

饒子本書生挾命術遊四方去年秋嘗謂余言大江之西荆湖之南有賢人焉以五行推步得三數人是三數人者皆藴公輔之器瓌磊奇傑名重天下當今接翼而起或指日而知詔除下已而果然雖深於五行者亦駭其言之異葢不知饒子多學古驗之術兼用相人之法察色而知之故其精如此今通都大邑豈無落魄不遇而從唐舉相者乎他日懐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食肉

富貴者宜未忘予之言余亦以是卜予必不覊旅顚頓而終窮困者也

贈劉呈才序

吾邑僻在一隅山水亦奇絶故人無貧富皆喜敎其子弟其父兄甘勞苦日求錐刀以給之間有不肖墮廢不能自振立自後鄉閭不好善者皆目而靳之至今以爲諺童子劉呈才與余比鄰七八歲時能吟詩其父世名醫有陰德在人謂鄉閭之諺不敢求人知挈來示余已

十歲矣指物命篇頃刻成詩間有好句不覺傾倒始驚
而譽之鄉閭聞者不惟笑予之父又且笑余之譽予也
豈人情見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哉今又
日能講千言學作議論已如鸑雛五色回翔近人自加
憐愛雖羽翮未成決非蓬艾間物也要當從良師友以
成就予之美才某人吾友也於予有鄉里之契其往從
之以是文雜束脯以進必為予動容昔金谿方仲永生
五歲已能吟為四句詩至十二三反不如前時又七年

泯然衆人荆國公以謂其通悟受於天也卒之爲衆人則受之人者不至也子今讀書視前日益有加則可以賢於仲永然後不孤余之譽子矣

詹澹字序

諸孫姪名皆從言而字之二孫獨幼而未字夫泰山東魯之鎮山其雄大秀傑之氣亘緜數千里奄有龜蒙而夫子洙泗之鄉在焉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阿磬名詹字之曰巖魯天下之至美非刻意力行智巧者之所

能得而常出於平易恬淡澄清廣漠之中如海焉澹然無涯矣乾端坤倪萬象倒影百川歸之不可為量數彼擅一壑之水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者特未識海之大爾莊子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阿鴻名澹字之曰無極詹也澹也爾其思吾所以命名之意極其所學求萬物於一性之中將有得於心亦不自知其至焉耳

送李生序

余少年時急於進取欲與四方豪英爭得失惟恐不蔪然以出也是時有日者李生名景嘗為言得失輒中由是賓興州里升辟廱試禮部皆往問焉今棄官築茅屋於盧溪之上將二十年泊然無求自足於塵埃之外無復往時之念李生術益精言事益中雖欲髙張禄位雜死生禍福之變以撼吾關鍵不可入矣雖然世之英偉豪俊有志功名之士與林棲谷隱者異趣以予之術遍求而物色之預以告成他日以驗予之術予其行焉

送卜者吳唐佐序

建安吳唐佐值鄉閭之亂覊遊江南談五行卜筮之術寖聞于人余避逅安成僧舍適有疑而叩之初布二十八宿終易卦相出入其言禍福如養由基之射無一不中特與市肆論星禽者軌轍頗異豈吳君本儒生通易象兼以彖繫之辭斷之而然耶今將徧歴江南窮山巨麓有賢士君子隱於其間者假君之術以問之曰厄運將亨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尤生相字序

尤子以一字言人平生此何術也其說以為書心畫也心正則筆正昔人見顔魯公字知其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剛毅不屈之氣凛凛見於字畫至于庸人腐生胸中無奇面目可憎其衰陋之氣亦不能脫筆端此其大略也後世占驗之書雜出米鹽尤子得之毫楮之間加占驗之術考災福遂至於微妙自吾觀之必有能辯之者矣

贈劉德素序

雍門周鼓琴能令孟嘗君歔欷而涕泣者其言有曰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今劉德素可謂昔富今貧而為雍門之所深悲者況火焚其室蕩然悉無所有此尤可悲也然德素昆弟戚屬之富而有餘者豈肯坐視困窮亦恐德素未肯號呼而呌之耳儻或哀呌焉必不待聞琴聲而慼慼也

盧溪文集卷三十七

盧溪文集卷三十八

宋 王庭珪 撰

啓

回王舍人啓

伏蒙知府舍人遣安福縣尉持書禮至山中者竊以爲公出鎮之三月先搜處士之廬陳蕃爲郡於南州特設高人之榻考之前古號爲美談苟不得人徒成亂俗如某本無魁梧奇偉之質適丁方隅横潰之時紆鄒陽可

叟之裾恥爲遊說負虞翻不媚之骨動輙忤人由是歸休往而不反初非高隱敢當太守之威儀正坐覊窮恐類山人之索價豈有門闌未造介使先馳禮幣荐頒翰牋沓至朶雲奇逸下垂蓬室之光一紙慇懃實戴荊州之重恭惟某官名蓋天下學爲儒宗以英豪挺拔之資躋侍從論思之列厭螭頭之注記請麟符而布宣號令精明兵民靜肅全家飽暖無非五袴之恩環堵恬安例獲二天之庇況茲庸品敢盜虛名非不知馮試相見於

符融禮勤州郡林宗一遇於元禮名動京師實緣衰病之交攻未即奔馳而捧謁心揺雲表望極龍門厚禮已過於陳羔報語無嫌於買菜

回魏寺正啓

被病残人失修桑梓之役謙詞厚禮忽頒羔鴈之儀顧匪其倫難任斯事蓋懷祖為郡不過逸少之門況孺子閒居敢下陳蕃之榻伏念某低回暮景飄泊平生坐癡兒不了之詩竄居蠻域迨渠魁殲厥之日初返鄉閭未

即叅承更煩呼召恭惟某官一朝傑士四海名儒金榜射於天門早登龍虎霜威振於朝内不赦豺狼天道好還忠精上達旋頒紫詔寵鎮侯邦昔者爲公開藩先聘處士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意古人復見今日某敢不續扣守閽之吏一瞻刺史之天雖無補於事功庶有裨於風俗原其無用或有可觀

賀王守除直寶文閣啓　佐

伏審顯膺褒寵峻陟邃嚴占北斗之魁星名傳海㝢聯

清班於寶閤身上蓬山恭惟某官識際混茫筆參造化
橋門拔萃號稱國士之無雙金殿唱名擢居天下之第
一諸儒仰首萬國聞風早登鼇首之坳用副龍頭之選
旋求外補未正中台輿誦達于京師璽書來於郡國蓋
弱翁治行朝廷久已知之而黃霸功名天子以為長者
盡作中興之名守皆緣治郡之休聲行觀一節之來益
竦四方之聽南州父老望輕車白鹿之行春北闕公卿
想曲蓋朱旗之就道某奔馳驛路阻慶門闌鴻鴈雖失

於寄書燕雀敢忘於賀厦惟兹疎緩實負兢惶

回蔡寺丞啓 沈

伏審召對嚴宸雲漢下九重之詔藩宣大屏旌旗照千里之疆凡受一廛而卜棲皆托二天之所庇仰聞寛大之令樂誦中和之詩所被仁風咸生和氣恭惟某官望高四海才過萬人家聲冠冕於本朝人物琳琅而滿目惟神螺之川陸控湖廣之舟車民物夥繁衣冠駢集乃得魁壘非常之士用副淵衷異眺之求開府浹旬騰聲

遐邇與我共理其寬西顧之憂令民咸知不隔奉宣之吏即下稱揚之詔召歸清切之司豈但漢皇之賜金竚看弱翁之拜相某抱病鄉邑竊聽風聲遥望高牙方伏枕而物繫其足稍能上馬即擁篲而願掃其門

賀楊徽猷子登第啓

伏審令嗣學士校藝闈闈登名桂籍士大傳播閭里交歡恭惟某官教子惟以義方積善必有餘慶材兼文武謀贊鈞衡昔隱漁樵能通天下之務旋陞館閣復運幄

中之籌詞鋒當一座之鼓旗名譽振四州之草木金門
賜第首蒙先帝之知玉帳談兵獨出諸公之右是知善
治獄者門閭可大能活人者子孫必封定國果侯信于
公之陰德於陵有子表楊氏之慶門豈惟荆楚之材多
奇固知川嶽之寶不匱可並東京之名族何慚南郡之
先賢龍虎同登盡天下英雄之異選風雲千載當國家
宗社之中興廊廟疎聞家聲益振某恨居謫籍阻造台
庭徒懷賀廈以馳誠莫獲鳴靴而下拜

盧溪文集卷三十八

盧溪文集卷三十九

宋 王庭珪 撰

啓

賀劉舍人啓 才邵

伏審榮膺鳳檢進立螭坳竦觀左右之班喜用文章之士縉紳共慶黨友增華恭惟某官連中異科早升華館石渠蘭省遍更唐清要之官玉輅鑾旂新造漢官儀之盛由是擢登近職得親日月之光益簡上心即正絲綸

之命珥筆赤墀之下授詞清禁之中豈惟論思注記以盡其忠要令潤色詔誥以覲其效故得奉孔甲盤盂之學紬太史金匱之書用記中興焜燿昇平之典協成大議潛資翰墨之功屿陟台衡副瞻朝野某臥疾江海阻

慶門牆 闕

回周舍人啓 必大

伏念政和造士同上丹梯者七百人壁水狀元並試赤墀已五十載仰先賢之盛德又再世而登科望高門如

崛起於層霄故尺牘無階達於記室以茅簷甕牖之士希金馬玉堂之英宜其仰慕之勤常恨趨承之晚敢圖高義先損誨函曲加獎引之詞俾獲攀附之托追講昔年之好獨高前輩之風恭惟某官連中異科亟升華館聲彩動傾於四海詞章突過於三都丹青一代之言鼓吹六經之旨暫丐閒於琳館恐追急於鋒車久慕高風便欲曳裾於門廡縱聞急詔猶當傾蓋於路傍竦企之誠敷陳莫既

賀向提刑啓

伏審光奉宸恩肅將使指陞麟閣藏書之府耀繡衣持斧之權公道遂行貴名愈白某官堂堂漢相之後挺挺祖風之英秉直節而不回銜久冤之莫訴犀犬吠月方虞口吻之譁多士叫閽忽動冕旒之聽朝綱復振輿論亦伸一方斗絕之荆蠻累歲蟠拏之寇盜人猶愁擠獄有冤聲宜得恢博之才領此澄清之任羌夷雜處常憂役死於兵戈老稚相攜復見太平之官府想聞騰報已

聳懼聲其卧病江干心揺雲表莫陪賀列徒切忻悰

回路知縣啓 植

伏審光膺綸命出宰花封境内衣冠企聽風聲之美山中父老喜聞車馬之音某官國器宏深德名高遠門地東京之望族風流南土之翹材尚虧九仞之山聊試一雷之士漢庭下詔先崇師帥之官言偃操刀必振弦歌之譽某養疴林野占籍侯邦老景侵尋餘生濩落竊有陰雲之幸宜深賀厦之誠賴高賢之可依略病夫之苛

禮飛縢緘而先及落蓬蘢以增輝感悚之誠敷陳莫罄

賀趙參政啓

伏審初被鋒車之召即日戒嚴入參鈞席之榮羣情久協華夷聳聽廟社增歡竊以自國步艱難以來居朝廷輔弼之任欲恢復者屢矣而罷去者紛然要必有非常之人乃能任中興之事恭惟某力扶宗祐忠結主知常係天下之安危蚤冠樞庭之宥密上前議論人驚臺諫之風霜閫外藩宣威振江南之草木遂躋柄近必致時

康望南山之維石巖巖允符與頌瞻北斗之台星兩兩焜燿階符定支大厦於將傾要觀王室之再造永懷盛事負異常情

代上万俟叅政啓

仰高千仞敢陳湖海之私承乏一涯彌闊門闌之望人在風塵之表位如霄壤之殊既闕掃相君之門豈敢問記書之室伏念某智不周物才無過人隷於仕版者幾二十年書於課最者亦六七考徒知小謹畏縣官之

簡書豈有長才動衆人之耳目向者飄蓬湘漢祗役荆
蠻嘗從事於車塵馬足之間復摩肩於故吏門生之後
豈徒應奉記半面於開扇之時尚有孝基識此郎為昂
霄之士吹律或加於寒谷逢春決望於嘘枯某官柱石
擎天忠精貫日交歡隣國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委質本
朝任王室如九鼎之重遽抗章而解政實辭寵以便安
人望還朝泥方在治孤根荏苒尚資披拂之榮鎩翮摧
殘更動翻飛之念方炎暉之在候仰福履之攸寧顧覲

晉馬之來庭重整乾綱而作輔四方所屬萬口同音

賀廣東向經略啓

伏審光被恩綸還陞秘職番禺聯帥蓋自古之雄藩旄節宣風實當今之重寄除目一下公道始行恭惟某器博而用無不周名高而實亦自稱非獨能紹相門之大業常自任以天下之奇材稽之羣言久當大用屬以癡兒秉政哥奴弄權五百載遇時之休明小人何其未靖二十年置公於閒散君子爲之不平忽起江湖驟持斧鉞南商北

庭會五嶺之舟車大纛髙牙控百蠻之襟帶宜須傑士
殿此大邦儻非聖主之搜才豈復賢臣之得路聊偃息
於藩翰行入侍於巖廊力蘇疲瘵之民協賛昇平之治
某恨登龍之路遠顧賀燕之誠深其為忻愉未易敷罄

與陳朝散啓

連甍萬室悉瞻刺史之天積粟千箱實富揚州之地當
交廣椎埋之出入係舳艫轉漕之盈虛故兹巨人展此
劇郡恭惟某斗間異氣天下奇材忠孝萃一門之弟兄

議論作諸儒之口舌宏文大策聳臺閣以風生姦夫盜兒聞姓名而膽落今者盤錯已割匕箸自驚吏跡不到於閭閻貪夫自投其印綬里無喧雀耳絶鳴枹喜聞桑梓之邦靚此神明之政蓋何武之為二千石好獎稱進士之賢而李白不用萬戶侯但願識荊州之面官箴有守牆仞益高拜伏末由企瞻徒切

回陳主簿啓 誤

伏審榮登桂籍暫佐花封上馬綴行方看英雄之入彀

跨驢入境聊為鸞鳳之卑棲遥聞風聲即瞻履幕某官書讀萬卷筆掃千軍早得雋於詞塲久欽名於江表苟非有馳騁詞章之氣當萬人之敵則何以飛騰霄漢之上取一枝于桂林跂仰聲猷未遑緘問敢期謙德先損華牋重以好詞飾其朽質光生蓬蓽兼收照乘之珠氣射斗牛復識豐城之劒敢不因而下拜又當藏以為榮雖銜存記之誠實重疎頑之過寧無愧惕尚賴麻光

回孫縣尉啓 楙

生同翼軫之野久服高名夜見斗牛之光知為異氣未
遂參承之願闕馳款啓之音某官學探本源聲高藝苑
鵬飛萬里初乘南海之風筆掃千軍早折東堂之桂暫
迂黄綬來靖綠林寧懷小祿之私更試大儒之效精通
博雅每窺錦繡之文深切著明願見經綸之業某侵尋
暮景濩落餘生徒懷共月之明尚阻披雲之覿奉誨函
之先辱覺蓬室之增輝感疎交懷頌言莫究

回劉主簿謝及第啓

伏審造廷待問發策決科豈惟黨友之華蓋亦鄉閭之盛某官久籍時譽得雋詞場不有孤峯絶岸之文豈預千佛名經之選鴻都造榜收一時羇旅之遺材萬乘臨軒喜天下英雄之入彀竚觀賢業以濟中興敢辱華牋尚及衰朽

回劉解元啓 亮采

伏承寵訪兼惠長牋竊審校藝棘圍爭鋒筆陣破石取玉難逢至妙之工披沙揀金果見非常之寶里閭共慶

黨友增華某人先輩秀出儒林聲騰學海會四方英豪而角試當一路賢能之選鋒士皆焚硯以驚降俗亦望風而竦聽豈但讀五千卷而入此室固嘗歎二百年之無此詩覽黃絹幼婦之好詞真干將鏌鋣之利器非精深律切何以至此亦氣質渾厚乃能為之蓋緣設聲律詞賦之科于以取卓犖魁梧之士公等自奮吾儕預榮幸無凡鳥以題門仍獲靈蛇之在握正乏雙金之報徒為什襲之藏尚喜占星久識衝天之意粗能别寳請無

按劒之虞敢不共推月旦之評以慶得人之盛

回李祖文謝解啓

竊伏一鄉之評久淹賢業始預廣場之選列貢天朝恭惟某人才過千人辯雕萬物學有師法識造淵源吮嗽百氏之精華言論六經之鼓吹孰不驚降而焚硯士皆竦企以瞻風筆掃千軍復見少陵之詠壁立萬仞可畏嘉謨之文是宜梯身拔脚於雲霄指日揮毫於殿陛豈期陋巷過辱高軒粲然贈我以金刀何以報君之玉案

戕滕厚禮蓬蓽生輝感愧良多敷陳罔既

回蕭解元啓

竊隣里閈每欽閈譽之高坐隔溪山阻奉笑談之樂偶以臨流送客假道仙鄉逆旅披風高情傾蓋繼辱緘縢之墜獲披錦繡之文仰厚德以增慚出奇書而命跋顧無雄筆敢忘雌黄其人夙藴英才晚成大器久著士林之望屢隨鄉老之書指取巍科行觀射策即日炎薰在候德履彌新

頔子定婚啓

名高異姓初非秦晉之侔再世爲姻實並王劉之系事當修好禮屬問名伏承某人小娘子淑德幼成令儀秀出某男某教雖以義人未之奇謂王郎子生天壤之中才容莫稱而王夫人有林下之氣風韻素高宜從坦腹之言豈假駐車而語不忘雅契俯賜異詞

詹孫定婚啓

不揆寒微之族素欽高大之門宿有契縁敢求婚對某

長孫某學初聞禮志欲昂霄伏承某人小娘子幼有令儀早勤保訓願締絲蘿之契宜乘金玉之音察其坦腹之在牀許以齊眉而舉案勿謂非吾偶也輙渝秦晉之新盟毋煩更物色之自是潘楊之舊好期於德請靡有不從

澹孫定婚啓

聞公選壻謂東牀有坦腹之兒屬我問名得青桂近嫦娥之女不揆遵高之室素欽忠義之門久接英遊敢求

婚對伏承某人小娘子早從姆傳秀出閨門而某孫某
學始趍庭室無舉案方卜蘋蘩之助用為禰祀之光默
符設席之求不待駐車而語謹因媒氏恭聽佳音



盧溪文集卷三十九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盧溪文集卷四十至四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胡　登

盧溪文集卷四十

宋 王庭珪 撰

盧溪讀書堂上梁文

兒郎偉四壁徒立本為垂釣之區三徑未荒就築藏書之室即劉令公之別館乃歐陽子之故鄉城郭猶存山川不改化煙墟為樂土亦先人之舊廬冠蓋如雲識烏衣馬糞之巷風流異世有青箱鳳閣之名盧溪處士江湖散人山谷遺叟初無五畝僅如顏子之居有此一區

便是揚雄之宅豈須金椀玉杯之號況非芸輝綠野之雄但有軒楹可延風月高冠赤幘敢貪西壁之金古井丹砂益薦老人之壽聽余善頌助爾歡聲

兒郎偉抛梁東天開麗日照梁紅舉頭忽見金烏近更覺長安在眼中

兒郎偉抛梁西蕙帳風清待鶴歸五色大雲遮洞口山人不用勒銘移

兒郎偉抛梁南門外人歸響轡銜報道諸生新及第來

騎白馬着青衫
兒郎偉抛梁北溪上東皐雨初足三節灘聲夜半來夢
回寫作昇平曲
兒郎偉抛梁上宴坐圖書滿方丈戶牖門庭著筆牀文
章戲作三都様
兒郎偉抛梁下古郡江山元似畫明月清風不直錢霜
松雪竹兼宜夜
伏願上梁以後羣犬息吠怪鳥不鳴君子得與從兹奠

枕小人安分不復跳梁樂此邱園足避風塵之地煩他父老更高里閈之門

安福縣廳上梁文

兒郎偉西晉雄藩東吳舊壤郡樓相對猶名經史之齋父老流傳云是大康之郡風聲未泯城郭猶存冠蓋如雲時逕天邊之客言談彌日光餘江左之風可不高弘決事之廳遠引回廊之序山川環繞動氣象以生光民吏爭趍拂旌旗而改觀勢若虹蜺之天矯雄東柱石之

瓌奇山出晴雲地增勝槩可無善頌用助歡聲

兒郎偉抛梁東畫棟飛簷出半空百里煙霞迎曉日萬家簾幕捲清風

兒郎偉抛梁西西湖官柳陰長堤未羨河陽花滿縣只今桃李自成蹊

兒郎偉抛梁南鉦鼓無聲白晝閒耕罷牛眠煙雨裏夜闌漁唱水雲間

兒郎偉抛梁北如令令尹真侯伯路人猶指縣衙庭便

是當年史君宅
兒郎偉拋梁上寅陂新築隄千丈未說秋成大有年且
看麥壠揺青浪
兒郎偉拋梁下四面溪山如叠畫叠畫光中聽鼓聲修
梁夭矯如虹駕
伏願上梁之後風不鳴條吏無黷貨士皆升俊俗不喧
囂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家行於道途而子弟爭
扶持其老戶門不閉囹圄常空彊暴不至於奪攘田野

各安其教化遂成樂土協濟中興

安福縣學上梁文

兒郎偉晉朝劇郡冠八邑之封疆盧水清流接三江之襟帶秀嶺干霄而直上鳴鳳覽輝而下翔昔有儒宫甲于江右鞠為茂草沿值兵戈物必廢而有興功自我而作古縣宰向公才有餘地役不勞人曾未踰時欝有成績舉兹寂寥不詔之典延聚卓犖非常之倫堂皇靚深楹桷峻整豈但太平之壯觀實為治化之淵源將見鄉

邑閭巷之間咸知向善寧有公侯將相之種不出此塗使北斗星辰以南見東壁圖書之盛樵兒牧孺亦知有夫子之門墻賢士大夫當盡入聖人之閫閾請陳謠頌用助歡聲

兒郎偉拋梁東峯頭日出半輪紅粉袍競集紗帷外聽打開門鼓一通

兒郎偉拋梁西千年華表鶴來歸好在浴沂橋下水他時城郭未應非

兒郎偉抛梁南千尋古木與天參他日明堂雖柱石萬牛回首轉巖巖

兒郎偉抛梁北喜有中原近消息將軍一箭落欃槍果見圖書出東壁

兒郎偉抛梁上夫子門墻高數丈他年應記上梁人令尹為誰今姓向

兒郎偉抛梁下抱鼓向來驚里社夜聞南廡讀書聲已足張皇壓戎馬

伏願上梁之後民皆安堵室有鳴弦同底茂規咸升俊造窮閻陋室能誦詩書禮樂之文悍卒武夫亦識父子君臣之義接踵赴雲龍之會乘時依日月之光

致語

乾龍節致語時金人初犯京闕而復守舊盟

河千年一清慶符宗社山三呼萬歲聲動華夷惟震一索出帝之辰當乾九五飛龍之月雷霆孚號草木生春用煥昌朝永標盛節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生而神

靈紹寶歷以垂鴻握元樞而獨斷德動九天之上功求
一日之間蠻羌卷地而來遂空巢穴金鼓從天而下盡
掃妖氛治具殞新國威彌舉遂致四夷慕義知中國之
有聖人百辟稱觴指南山之如帝壽天聲所暨海宇同
歡遥望皇居表裏山河之壯幾多瑞氣増崇日月之光
臣等獲見太平上呈口號
紅日初生碧海邊蓬萊金殿起晴烟幾重瑞氣籠雙闕
萬室歡聲動九天百二山河扶寶祚兩階干羽舞文氊

遥聞葱嶺新都護願舉霞觴祝萬年

天申節致語

炎精復耀天開赤帝之符蘭殿陳祥慶協青雲之瑞當南面離明之日逢中興泰定之年紹寶歴之垂鴻廣鈞天而張樂車書所曁夷夏同歡恭惟皇帝陛下躬睿智之資撫艱難之運十六載南廵之後始致太平千萬歲上壽之榮遂超前古士成於學兵合於農長安市鄽不識將軍之旗鼓東都父老喜瞻大漢之威儀萬邦陶禮

樂之中四塞絕烟塵之警諸蕃慕義方物歲貢于京師列辟稱觴天子壽齊乎箕翼臣等世工末技再覩昇平不度荒蕪謹進口號

樂事初從天上傳慈寧宮在日華邊慶逢誕節張鈞樂奏舉遐方錫御筵滿殿薰風旗彩動一墀鳴玉佩聲喧遥聞儀鳳隨韶奏報道君王壽萬年

閱軍致語

秣馬練兵威行百里翔蝴舞檜歡動一城拔寳劍以衝

星擁雕戈而耀日士增感慨天助精明溝壘方興聊試
風雲之陣欃槍未滅敢忘龍虎之韜某官鍾鼎名家詩
書賢胄謂艱難多事之日非從容緩帶之時心本在於
王家職方寄於民社乃以窮秋九月講武一時紀律無
譁便識三軍之號令風聲所指令觀大將之鼓旗會縣
内文武之官僚列天上孤虚之圓象拓弓躍馬人驚霹
靂之聲卷甲還營時有凱旋之樂某叨居樂部不愧荒
蕪輙對帳前上陳口號

秀嶺東邊今日晴千兵繞出陣雲平長槍大劒遮行路後虎前貔擁使旌看拓弓弦聲霹靂顧回甲馬掃欃槍山農野叟何曾識來聽秋風鼓角聲

疏

請智老住東山疏　英鐵嵓小師

煉金失寶須攜將分上鉗椎駐錫經年未放出手中圈樻傳西來之祖意坐東山之道場古郡遺區千江名刹金輪飛動雖兵火之荐興紺殿崔嵬實龍天之回護豈

是佛堂不聖會知木馬能嘶智公長老問學無邊得法
有自作駒南嶽且休脚踏天下人欲嗣老英更須鐵打
新羅此輩只今海會共聽潮音若能用舊日家風乃不辱
先師門戶拈椎舉拂本無法可言打鼓升堂看作麽生
說
請如老住曹山疏
百年鑽故紙徒勞入海算沙累刼坐道場謾欲磨甎作
鏡凡情豈異如來藏大地無非解脫門未明教外别傳

那得塵中自在要知端的須藉宗師如公長老戒行孤高世緣淺薄心空及第選佛已勝於選官筏喻度生拯迷還同於拯溺久處陰以休影洒騰實而飛聲果遇知音不容袖手便好重開舊店何妨再轉法輪地久天長祝聖主無疆之壽花黃竹翠談祖師直指之禪遠續千燈併清衆目

請簡老住報恩疏

泥牛吼處雖假真空獅子哮時孰不諦聽乃閒大士崛

起為此諸佛因緣來坐道場請如法說簡公禪師獨秉慧炬秀出叢林明鑑當臺靈珠在握具正法眼藏乘出世舟航龍象蹴踏而絕羣林檀芬馨而無雜宜廣第一義為通向上關但能提起布毛吹不須講得天花落拈椎舉拂掃除前代舊家風打鼓升堂䜣看老人出場屋

高峯禪寺修殿疏

高峯寺在縣西極遠危峯絕磴之上有鳥道通仰山愈入愈深巖谷益秀學出世法遊心物外者始樂居之初

兵火蕩爲賊區佛殿頽毀金碧圖像鞠爲茂草凡數十
年前住持力不能興起今長老證公自永和飛錫來此
初修戒律晚悟禪宗有材力喜作佛事侍讀胡公紫微
周公常稱歎之今欲於舊基重起佛殿遠近檀越必樂
聞而咸起信心焉故爲書此而繫之以偈曰
紺殿傾頽幾千秋佛應不語阿難愁諸方檀越宜興念
共出把茅來蓋頭

盧溪文集卷四十

盧溪文集卷四十一

宋 王庭珪 撰

# 銘

## 遷善齋銘

李成叔志大而氣剛年尚少好學唯恐不及精悍之色發於眉目治所學之齋名曰遷善余固異而識之知為章貢先生字先之之子先生以危言直道不容於世江南人師其學而慕之輻湊宜成叔之淵源有自也夫學

本於人性恐跳而遂諸物則磨揉刻琢日趨於善使不見異物而遷為惡之心無自入焉推而上之納諸聖賢之域可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蓋積成其德神明變化去道不遠非特出幽谷遷喬木而已尚不中道而畫廓之以廣大極之以高明如五星北斗之麗天太山之崇崛海運徙於南溟背負青天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信如參辰之不相比也成叔進乎此覺而能遷未見其止其可量哉乃丐銘於盧溪王某為之銘曰

擊石出火鼓鐘得聲不鼓不擊寂無聲形人之有善物中最靈禀以學問其識乃明跛鼈千里六驥不行玉不加琢器何由成吾觀成叔挺挺有立學有淵源家聲赫熠深山大澤龍蛇蟠蟄實無所遷遐假遷而入猶天之升不落階級參辰殊途追莫能及

惠端琴銘

老端暮年斲琴得不傳之妙其弟子祖麟攜以見遺欲求老師塔名余既許銘其塔復取琴而銘之使數年之

後好奇慕古之士破琴而觀者知為老端之斲也

大江之西廬水之陰有三昧手斲無量音震動法窟是為老端之琴蓋嘗求師於海中登蓬萊閬風之岑聽海水林木之蕭森採枯桐以寄其妙絶信哉點瓦礫而成金

琴銘

桐生高岡斧出月窟斲而成器神出鬼没此一物也與寶劍相攜於廬溪之工二者皆天下之英物

惠門寺鐘銘

惠門蘭若古吟峯院也院當連嶺吟峯之下治平中改賜古名焉舊有鐘碎於建炎之庚戌於是道場不鳴鐘者十有七年紹興丙寅歲始鑄是鐘久瘖忽響山中林木震動龍像輝煥呂集有緣檀施雲合寺僧先來乞銘盧溪為之銘曰

萬動俱寂如大虛空虛空無椎何物為鐘傍震萬壑高聞九穹聲緣何起吾知所從鐘邪椎耶莫尸其功隱如雷霆在大千中

寶珠寺鐘銘

寶珠寺距安城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盧溪眞逸爲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霆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禄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鰍蟠蛟螭怒牙角六種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贊

仁山五百羅漢贊

迦葉天中五百尊目連羅睺皆駿奔阿難啼哭佛日昏誰為設法沙林園帝釋擁護六鑿根習氣脫盡婆羅門仁山金碧耀人天瞻禮願見前世緣法螺一吹天上聞還報十方羅漢恩

圓通贊

太山秋毫兩微塵巨細本無不二門四方八面開戶牖是中元有不動尊如大圓鏡萬象入如大海水百谷奔維摩倒用那羅印用證初心豈或淪

洪覺範畫贊

謂公為佛乃工文章謂公為儒乃是和尚非佛非儒是虛空藏畫雖逼真實非真相作如是見亦未離妄水在瓶中月在天上

李伯時畫像贊

非佛非仙亦非儒者硉硉矹矹名滿天下孰貌其真非真非假讀東坡詩乃識此畫

歐陽公制贊

如馬放逸兮不羈如松磥砢兮多節偉幹如謝康樂之眉鬚雄辯如樓君卿之唇舌其高處可以上可以下其妙處不可畫不可說

杲和尚畫贊

硉硉矹矹如祝融太華高不知其幾千丈軒軒轟轟如驚雷唳鶴聲徹乎九天之上道在真空空即無相以相求之如盲摸象乘機應物河岳震響眼如掣電舌如奔浪轉大法輪說無盡藏當恁麽時有識之者箇是徑山

杲和尚

鑑達觀畫像贊

鑑大師禪學外以醫聞于時盧溪王某贊之曰
寂然其容萬法不起色闕無求不怒不喜人自即之其門
如市忽然探囊輒起人死本自無生死亦何理公能起
之如月在水應物現形本無作止我復贊之亦遊戲耳

路正卿像贊

森然如千丈之長松勢若摩穹昂然如野鶴之出籠雞

羣遂空使之崛起接翼鵷鴻高冠大劒立于庭中七尺之軀萬夫之雄

王修華畫像贊

不冠不束真被裼而懷玉眼如电電光掣巖谷不為燕頷虎頭萬里飛而食肉幅巾飄然如五栁先生寧終身為縣令而無求於世俗揮麈塵埃之外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劉大虛喜神贊

畫無老幼形全神守頰上三毛端逢妙手少年角立試輙

不偶不復掉鞅名聞谷口量陂千頃才不論斗今踰八十年其逮耇古人云用之則為公為卿不用則山谷一叟

英和尚贊

十八年前見老英於花藥山忽於智公房一覩畫像戲為之贊

吉州英鐵作觜莫貶眼只這是

頌偈

戲調義高

高峯強賊猖獗長老義高以渠魁之馘獻吴侯盧溪老人戲作二偈調義高少為一笑

横擔拄杖入山坐斷高峰境界一吼震動林木忽然草賊大敗了則萬法俱空未了應須還債本是兩重公案如令一道俱解

答王道之

王道之舉雲等三重公案請盧溪下語盧溪豈敢批判不得已答之曰大似昔人注本草其藥味平

然有毒能活人亦能殺人居士如不信當聽吾頌
雲門至死不惺惺居士仍蹉半月程未省夢中重説夢
醉來添酒幾時醒

贈姪孫行深

余姪孫行深自幼喜出家度牒禁閣二十年而志
願不衰今欲脫巾而緇其衣資用尚闕欲丐諸閭
里假衆力隨緣賛助乞言於余為作四句偈題于
疏首偈曰

頭陀未具山僧像只欠鉢囊挑錫杖我今自是在家僧汝好將錢買和尚

贈度門僧

度門寺僧道成欲鑄巨鐘張皇佛事于山中來求予銘而冶工不預知一鼓而鐘成遂不及勒道成悵恨不已作二偈贈之

眼起眉毛鐘已成不容著手勒鐘銘一鋪嶺上新功德只欠將來點眼睛

半夜鐘聲殷寺廊吹螺打鼓助錚鏦不妨白日開門睡更遣闍梨飯後撞

祖麟作東山藏主以一偈送之

海藏龍宫五千卷口角流涎方誦遍不如煩此六丁神一日與君推百轉

贈行者悟本

行者悟本自幼出家不食葷酒刺血寫金剛經日誦未嘗退轉可謂有志學佛邊事而能住戒者也

盖能住戒則定慧自生今乃入恵門禪院禮拜麟
山主吾喜其戒行之潔又能擇所歸依禮拜不錯
矣作偈贈之亦以堅其志也
出家未踏曹溪碓且打吟峯寺裏鍾 缺 有高僧善哮吼
莫將一物蘊心胸
和耿伯順贈李居士
橫擔拄杖何許語那箇禪林無佛祖但見闍梨夜不眠
衲被蒙頭聽粥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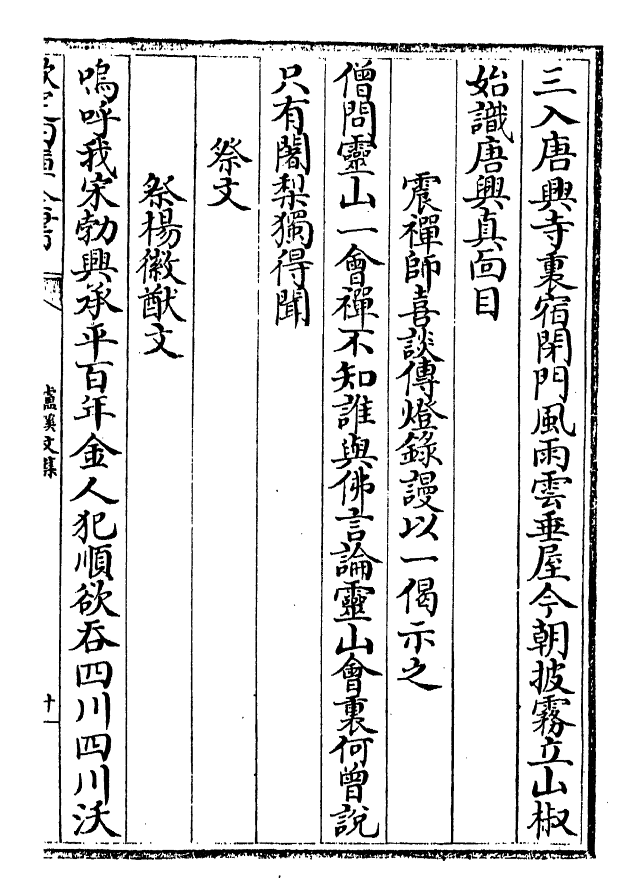
李居士再次前韻贈之

東山寺裏逢君語問君何謂西來祖鼻孔撩天喚不譍呼童汲水敲茶鼓

再次韻呈智禪師禪師花藥老英之弟子向遊花藥山中數與老英夜語時智公在焉今十五年矣偶憶其語因偈載之

花藥山中人解語何必江西尋馬祖我亦曾參鐵嘴師如今不打這破鼓

唐興寺上方



三入唐興寺裏宿閑門風雨雲垂屋今朝披霧立山椒
始識唐興真面目

震禪師喜談傳燈錄謾以一偈示之

僧問靈山一會禪不知誰與佛言論靈山會裏何曾說
只有闍梨獨得聞

## 祭文

### 祭楊徽猷文

嗚呼我宋勃興承平百年金人犯順欲吞四川四川沃

壤金尤垂涎肉食者鄙幾欲稟捐丞相魏公獨謂不然身自請行遂秉大權公見丞相首被薦延咸謂幕府得知公賢公復知兵所向無前岷峨邛僰負走中原控扼關陜至今保全魏公再起羣邪所忌陰掣其肘使不得志魏公既黜公亦退避高車大馬日鬭于市爭言知我以取顯位公不為彼而歸田里今復云亡尚有公議如公奇略纔試一二使得盡用何功不濟我初被黨三危之郊公一見我喜如舊交憐我困厄撫我良勞期我他

日一世之豪今則老矣白盡頭毛西望靈輀薄陳奠設

舉聲一號魂馳心抑

祭向宣卿文

惟公負大器識忠耿亮直敢於為義所至有跡褰帷持

斧姦邪辟易不敢呼吸折節而取高位退隱湘山而放

身自樂于閒寂世之小人猶且望風而忌疾然百鍊之

鋼終不可屈雖常以是而得謗亦因是而名聲赫奕比

年以來公道仍開累任雄劇天驥呈才始見知於廊廟

年未七十遽掛衣冠於神武望松徑而歸來又踰年而捐館士大夫咸歎息悲惋遂埋玉於高岡唯有識者知其不亡所不足悲者謗焰已息讒人已死而公名獨彰吠者犬耳於公何傷公平昔知我最厚憫我流落竄身夜郎平生故舊毀書滅迹公常手札訪生死於沅湘暨余放還公尚康强千里命駕相勞苦於廬水之陽凡此高義古人有之賤子顧何足以當嗚呼奠此一觴涙横臆而浪浪

祭劉元弼文

嗚呼惟公平生幼則同學掉鞅舉場爭此頭角暮年追思成一大錯公既不偶我復飄泊得罪于朝竄居夷落歸來見公皤然一叟迎我西郊一笑如舊禍倚人門柳生其肘忽然云亡不及執手問所以然莫測其咎銘旌戒塗云是公柩有潔其羞有豐其豆哭奠過哀魂兮來否

祭劉英臣文

嗚呼公之生也當太平極治之時嘗處學校遊場屋不一遇于有司至於建炎之初值中原之亂離江湖盜起戎馬交馳公嘗與我避亂東西間關轉徙實相扶持忽以病告遂不可支公昔無恙年猶盛壯朱公吳公兩大丞相各奏恩澤名聞于上江淮荆浙使華郡將虎節麟符咸薦以狀嗚呼平生所遇方至於此天奪其年遂至如是我乃秉筆卒記其事刻于金石俾公勿墜公其聽之

祭劉世臣文

惟公以明道道經爲時師儒學者擔簦鼓篋自遠方來者望絳帳而趨隅今者聞公之葬行道之人皆爲出涕而況平昔交游之久學問淵源而契義最深者乎公與人交久而不移我被讒謗竄于九夷人莫敢顧公獨率其友人欲出而救之事雖不成高義益彰輀車在道將葬于高峯之岡我率子姪設祭道傍魂兮宜來歆此一觴

祭黄子默文

惟靈生于盛世名門大族幼能自奮離羣立獨才足以經世如蚌之藏珠文足以自貴如石之韞玉未及施用如風轉燭所以光明盛大可貴於世者忽沉埋於千仞之谷嗚呼子默學術瓌奇言論俊偉方摩霄翼雲從于南溟者何止九萬里而已讌遊累日言猶在耳忽然云亡此實何理平昔交游無以伸哀聊陳薄奠魂其來哉

祭舅母雷氏文

雷在長安實為名門族甲天下譜牒是論儻非其匹孰
敢為婚況如夫人令公之孫唯我老舅謂真吾偶夫人
不疑遂執箕帚凡六十年康寧富壽宜我舅家必大其
後我視夫人舅家之母喪車臨岐奠此巵酒

盧溪文集卷四十一

盧溪文集卷四十二　　　宋　王庭珪　撰

墓誌

故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贈觀文殿大學

士聶公墓誌銘

紹興十八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贈觀文殿大學士聶公葬于撫州臨川縣某鄉某里之

原公之子昂以公布衣時有盛名於太學而同時登慱

士之堂相與摩肩于橋門壁水之上者其尚知公為最舊當時老師宿儒英豪之士與公並時騁聲名相繼登朝廷為顯人今皆無在者乃前期以狀泣授使者曰我先君歿於邊境搶攘之時至今墓銘無詞以刻又因公之壻黄君挾以來請銘乃不敢辭公平生遭遇褒寵賸賚之渥與嘗所建言行事經兵火多失其傳獨其世次官封始終大略可考耳公諱山字貴遠淵聖皇帝改賜名昌世為撫州臨川人自高曾以來不求仕進公雖

幼警異父以常兒畜之及稍長自能好學卓犖不辱鄉閭先生欲共奬養成就之謂鄉校不足以發奮乃與鄱陽龔端並遊太學而兩人皆極貧包腰負篋徒步來京師覊旅道中諷誦不輟見者以爲異人諸公博士閱其程文而驚偉之數與太學上遊並試而常角出其上方天子興辟雍一道德而取士皆出於學校四方英俊之所聚而識與不識一時名士皆爭與之交公亦與人傾倒無不至而公之名聞天下矣補太學上舍與賈安宅

等同日釋褐除相州教授又為廣親北宅宗子學正從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近臣薦公上殿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尚書右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為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方天下隳於久安吏不習事事多廢職而公為人精敏勁果於職未嘗茍其在秘書也患羣書散亂不屬取昭文集賢史館之書各歸其庫而標目之會徽宗駕幸省中閱其書如開羣玉之府而見珪璋琮璜之狀各有次第而可數也稱歎久之由是

驟擢右司湖南去京師遠而財用狹歲久積逋不復給
公責諸郡補發是歲漕粟萬戶而下天子以公長於理
財召為大府卿遂除戶部侍郎為大遼館伴使兼定一
司敕令又兼侍講未幾除開封尹兼侍講充神霄玉清
萬壽宮判官神州浩穰治常屈於豪右而公遇事果敢
無所回憚又嘗以事忤蔡京王黼乃復為戶部侍郎即
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安州已而提舉江西州太平觀又
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後二年召赴闕賓宣

和七年也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值北邊有警改差親征行營司叅謀官又改差隨軍轉運使又除戶部尚書兼領開封尹拜延康殿學士淮南等路發運使復為戶部尚書兼領開封尹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方議和好乃以公為大金軍前河東國信使公亦自請行以身試不測之地而一介行李卒不返今上即位之明年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宫又二年始知公至絳州及於難靖康丙午閏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四

十有九訃聞上震悼贈典有加禄其子孫内外親屬而
官之太常謚曰榮懿曾祖諱經太子少保祖諱榮贈太
子少保父名用之朝請大夫是時年八十七矣公娶鄒
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二人昂嘗任鴻臚寺丞昪前廬
陵縣尉孫男五人堯臣舜臣皆果官周臣晉臣唐臣尚
幼女三人洞真適脩水黄尚書之孫揆安福縣主簿褖
真適艾慶嗣王真適黄旦二君皆用公恩澤補右迪功
郎有文集三十卷編次歷代史門類二百卷藏於家嗚

呼士患無才或不逢時觀前世有為之士投功名之會者衆矣一離譴逐或終身不復顯公起儒生陟禁近雖非意遇讒值天下多事復起而膺大任人謂以公之才而遭此時必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至是莫不歎其志未極其用而惜其命止於斯也當時議者尚或咎公當本兵之地而以身任河東之役此不猶愈於畏怯回撓而以死生禍福為一身顧計者乎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公則有焉於是為之銘曰

公幼自奮碑矹瓌奇崛起田里名震京師上方嚮學鋤頽媷
茀雲漢昭回下飾萬物公於此時奐然有聲橋門環聽鏗鏗說
經由是取進大官大職忽離讒逐謗焰未熄天子念之訪于
江湖鉡車星發召登西樞衆方危懼公不退轉勇於徇
國遂及于難一心險夷公謀則早處此誠難後世可攷
故右朝奉郎通判筠州黄公墓誌銘
維黄氏居邵武軍者世系遠矣代有顯人公諱秠字伯
瑞建炎帝相諱潛善子也曾祖諱亨朝散大夫贈太傅

祖諱景朝散郎秘閣校理充徐王府侍講贈太師申國
公父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御營使母
徐氏吳國夫人建炎初敵犯東京僕射自河北領兵入
覲總御營使大策秘畫多更其才不淹旬國步再安可
謂有勲力于再造未幾敵復飲馬於淮泗言者歸罪於
僕射貶嶺南以疾薨于某州僕射唯公一子護其柩以歸
冒兵盜間關梗澀至吉州遂留以葬因家焉公自幼爽
悟不羣有志節自喜讀書業文舉進士未就以父蔭補

將仕郎為御營副使下書寫機宜文字丁父憂服闋權虔州會昌縣丞調南安軍司戶改差吉州判官轉通直郎知南康軍建昌縣任滿通判南雄州轉朝奉郎通判筠州待闕五年貧甚以疾終于家實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視其居如寒士窶人之家太守黃公某通判趙公某為棺斂乃辦公生相家宜挾貴冑氣以臨人而乃詳練州縣簿書米鹽劇務疑獄滯訟剖決如神至於倉猝遇變無所回撓如孫吳之用

兵乘機必行無不勝者在會昌其年甚少知縣吳兢為强寇所執公單車造其壘動以禍福令持田器為農民羣寇悔悟悉解甲聽命公與吳兢聯轡而歸觀者駭歎其在吉州也一日戍兵謀殺主將燒營以為亂太守陶公愷素知公問計安出公語其衆推首亂者數人戮之餘釋不問明年駐泊統制官湯尚之軍中有唱言欲為變者公時攝郡事往謁主將收為首者數人繫于獄密以聞于朝尚之既吏戍乃取繫獄者誅之州人初不之

驚公之設施大率如此方少年時自負其材欲由塲屋
以自奮會其父當國不令子弟取應處塞天下英俊之
路當時議者未以為然厥後有恃權勢熏轢天下者盜
取名器以紈袴小兒置高等壓四方髦士重官累印窮
極貴侈然後乃知公家僕射真賢宰相之所為方盛時
以公書寫機宜文字扈從之勞循資而已僕射身後未
敘復公又弗克享于壽宜其豐爵厚祿不及其身然安
知其後世不蕃衍而不卒享也哉公娶朝散大夫究彦

章之女先公十二年而卒男三人曰旻始受公致仕恩澤曰夏曰燮應進士舉女二人長嫁右廸功郎尉遲孝友次在室孫男一人恢孫女二人卜以二十七年某月日葬于廬陵縣儒林鄉鳳凰洲劉家嶺僕射墳之次銘曰

士惟才兮幸而出乎名胄視爵祿兮若取諸其左右公獨不然兮恥以閥閱抑寒士而爭進取有此一段兮可以監權臣垂百世而不朽爵不耀厥躬兮天復奪之以壽又孰知其天兮不卒大於其後

# 故令人劉氏墓誌銘

前兵部侍郎兼侍讀廬陵胡公名銓之夫人劉氏世為贛人故中散大夫提點荆湖南路廣南東路刑獄諱敏才之女故吏部侍郎諱景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揆之曾孫夫人幼令淑中散賢之在荆廣時欲擇對閱士無可許者是時侍郎方為進士才譽傑出名震場屋中散聞而說之唯恐不得當也夫人名德靚年二十三歸于胡氏不以其祖父嘗貴顯而事舅姑與祖母太孺人

唯謹視兄嫂如舅姑又能協于上下内外春秋祀事奠
饋必遵胡氏家法尤肅凡閨閫職之所宜執者無一事
廢墜繇是侍讀始不以家事拂其心而得盡力于學少
年登甲科以榮其親夫人之力也既入朝為樞密院編
修官天子將擢用之會秦氏當國因寵怙勢一時權力
熏轢天下中外憤嫉莫敢逆其鋒侍讀上書力折其姦
至乞斬檜或諷夫人止之恐禍不測夫人曰彼方為國
言事且不謀於婦人止之非吾事也特安之而已侍讀

坐是貶新州又貶朱崖逾嶺海行萬里犯遭驚濤駭浪之恐而蛟鰐黿鼉之怪出没左右夫人不為動色家屬恃以為安幸而登平陸則島夷雜處於荒陋區區窮絶之鄉亦未嘗一日不自得使侍讀飄泊海嶠十八年全家北歸如不曾罹風蜒雨也於是禍患不能動其心而甘窮困閒關萬里之外以全其節志節愈高名與嵩岱等豈非夫人善自守而以相其夫子之力哉嗟夫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安

而行其賢於人也遠矣秦氏既亡侍讀内徙衡州夫人歸廬陵治家事以戊寅九月十有四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四男四人泳澥洙濿女五人長適太和縣鄉貢進士嚴萬全次適福唐葉昌嗣次適上饒方自厚餘在室孫女一人相孫焱夭孫男二人侍孫嘉孫夫人自紹興丁巳以冬賜恩封孺人滯留海南今侍讀始湔除罪籍進用于時贈典煌煌蓋未已也己卯七月乙酉葬夫人于廬陵縣中鵠鄉於山之原隆興甲申上初郊加贈令

人泳亦以恩授右承務郎盧溪王某為序而銘之銘曰
男兒為國奮不顧女子知義良自許出門萬里忘憂苦
欲助高名振寰宇空山埋玉知何處松楸叅天神所護
樵兒牧子不可度上有華表千年柱白鶴飛來解人語
大宋忠臣夫人墓

故王夢授墓誌銘

君諱鴻志字夢授其先為東平王氏有名朴者佐周世
宗為樞密使五季之亂子孫散徙君自高祖以來為吉州

廬陵人祖諱九疇贈右奉議郎父諱廷俊隱於鄉閭方
熙寧元豐間太平文物之盛廬陵號多士戰藝之徒推
王氏為先登君之叔諱廷彥弱冠登第仕至江東西部
使者次叔廷老博究羣書名擅場屋尤邃於禮學暮年
官於嶺南會天子修辟雍造大成殿議先聖冕服羣言枘鑿
大臣言廷老曾進說登聞匭中自賔州驛召至京師為
禮制局檢討冕服制度卒用其議由是言禮者皆尊王
氏為宗師君幼與羣從兄弟學禮於檢討公檢討公嘗

語余曰諸子弟皆善學而鴻志尤敏悟他日必有聞時王宫教授鄭公元輿太學名儒閲君試卷而稱賞之大丞相劉楚公猶子巘出使七閩為孫女擇對於庠序中鄭公獨以君為可遂娶劉氏焉會舍法與以職事掌永豐龍泉縣學士嚮慕之靖康以來科舉兼用詩賦君素不喜工雕篆之文杜門不復進取築林館於喧囂之外以延士大夫待制劉公倜以冲逺名其堂侍郎劉公才卲伯以詩美其高蹈之跡則其人可知也君之室劉氏

毛氏皆蚤亡會成都運使馬公居中北方闕　僑寓境上以賢謂公而以季女歸之子男二人曰仲約仲恂皆傳家學誦説有法度女二人孫男一人君以紹興丙子正月晦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卜以是年十月戊寅葬于盧陵儒行鄉盧陂之原其孤以余雅與檢討公舊遊又熟識其先君扶服來乞銘盧溪王某為之銘曰

議禮或失其説星分諸儒蠭起蕡鼓戔聞詔君叔父詣金馬門一時大册卒聽討論君守家學益造淵源升堂

誦說厥聞益喧不耀其章老于邱園風流未泯有孜斯
文

盧溪文集卷四十二

盧溪文集卷四十三　　　宋　王庭珪　撰

墓誌

故右武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西河縣開國

伯許公墓誌銘

公諱仲宁彦時世為汾州西河人曾祖源祖士宗皆業儒父建贈武節郎妣翟氏贈太恭人公為人鷙勇有大略見先世業儒不效棄去學兵法騎射絶人思立功萬

里之外紹興之初金尚雲擾河洛間大將張俊聞其材招置麾下數有戰功授武節郎復以捍扼大江之勞轉武德郎劉豫兵犯淮南公從都統劉寶破豫大安寨臨陣斬其驍將司貴由是轉武功郎又轉武經大夫用淮西出等功特轉右武大夫誥詞褒異從都統王進兆池陽軍中機務悉以委之又統江南西路准備將領又為都統王陞軍中訓練軍馬改差東南第七副將又為王陞軍中第三副將改差東南第六將又改差荊湖南路兵

馬副都監復為王陞軍中第二將本軍錄其摧敵搴旗之勞奏乞特與外任改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吉州駐劄凡四遇郊禮累封至開國伯加食邑至九百戶紹興二十七年五月己巳以疾卒于官舍壽六十有一公初補官適大丞相張公都督大軍咸集欲以觀射公挽强弓連破的由是知名軍中參政魏公良臣尚書張公澄一時要人咸稱薦之公亦欲自奮以顯於時會敵人請和天子亦欲養息生靈休兵革脩太平而智謀英勇之

士無所用其勇故公官爵止於此而惜乎用未極其材也於時士大夫爭以文儒進而公晚年亦好觀書延師儒以教子公娶張氏封恭人生一子曰汝楫以蔭補忠訓郎幼警悟雍容雅度不類將家子折節讀書弱冠遊場屋已兩與漕臺薦舉嶄嶄然視科名可掇取公之後復以儒起家可謂榮已女二人長適忠訓郎劉允中今亡次適成忠郎張炳孫一人曰紹祖尚幼具孫卜以某年某月日奉公之柩葬于某所廬陵段允狀公之始末與

其孤汝楫偕來乞銘允同郡名儒而汝楫嘗執經從之
遊者也知公之詳而其言可信盧溪王某為序而銘之
曰
公初執戈敵渡湟水詔大將軍中征不軌將軍謂公材
質之美持半段槍排折馬箠嘗為軍鋒先登摩壘手斬
桀賊功不旋踵敵人退驚飯反箸已遭時罷兵英雄老
矣百有一試所出糠粃儻盡其材業胡止此今公有子
乃舉進士感發自幼雍容閑靡兩貢南宮幾掇高第由

是以顯夫豈不偉

故歐陽縣丞墓誌銘

歐陽氏得姓遠矣文忠公譜有曰通者仕唐尤顯名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琮八世生萬為安福縣令自萬至鄠始居安福至公曾祖諱載祖諱瑜皆隱居父諱安稷淹貫羣書兩與賢能之薦四試禮部將辯論而官人以疾卒於京師公自太學跣足護其柩以歸公諱皤然字達可天資夙悟尤邃於經方三舍法行於郡國達可擕

諸弟入泮宫皆有聲每試輙出頭角宣和元年以上等
校定試入上等與弟廷光聯貢于辟廱明年遂可升補
太學內舍未及再試而舍法亦罷父母既没遭兵火里
巷無尺椽惟先府君所建精道堂獨存兄弟四人同居
其中衣食無異鄉人欽慕之紹興十二年該廷試授右
迪功郎潭州攸縣再闕　以潔廉介
特為上官所知凡一路疑獄及滯訟屈於權勢而不敢
决者悉以委公由是人爭薦之凡得七章以考未足止

關陞右從事郎在武岡時溪洞楊再興阻兵擾亂朝廷下銅獸符發武昌兵躬討軍無宿儲守令摶手無他謀適樞密院刪定官方公疇為通判方公有異材密使餽糧不數日而賊破當是時羣蠻視方公號令如風雷邊氓感方公恩德如再生獨太守不察機事有不可旋踵乃以方公為侵權起大獄聞于朝羣情恼恼違可率同僚欲白太守辯其事之所以然郡僚有平昔遊方公門者反背誹助成其獄此正韓退之所謂平居强笑語至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小人之態自昔如此厥後太守卒以言罷而方公亦湔洗功狀粲然皆如達可之言武岡縣令素遲緩不集事而軍須皆達可出力及奏功則推美於令而令受其賞此尤人所難者嗚呼事難乃見君子達可行己臨政皆有過人不可以毛舉故取其大槩誌之則其平生操履節義皆可見矣余嘗見方公手書與達可有高義絕識追配古人之語乃知其事之信然追配古人非虛語也秩滿

就移攸縣丞忽一日聚羣子弟姪語平生若將之官而相别者是夕得疾終于家實紹興二十有九年六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初娶彭氏再娶左氏男四人長不及名次如圭如熏皆力學季尚幼女一人適進士劉大亮孫男一人明年十一月甲申葬于邑之北鄉南嶺之原如圭攜其先友左君時彦所撰行狀來乞銘為之銘曰

天馬汗血一噴千里自負其良深藏不市力方盛時誰

或縶之至於老矣骨猶駿奇如君盛年頭角軒軒使之得路如驥騰騫邅回晩節其氣猶全萬不一試而止於斯其平生氣節行藝猶可託銘詩以槩見於後世而傳焉

故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其先蜀人五代之亂徙居江南因為吉州安福人有諱繪者仕南唐官為承旨繪生謨皇朝賜本州文學調袁州宜春主簿夫人蓋謨之曾孫而父祖皆晦

跡不顯十九歲歸于同邑劉氏諱旵字明叔方是時王
劉俱以財雄鄉里而夫人天性儉簡屏內靜嚴服玩無
纖靡之飾姑窮居二十有八年病風瘍凡飲食卧起必
須人而夫人朝夕侯伺靡不順適其意建炎末米斗千
錢諸豪方閉貯夫人獨語其子曰歲饑盜賊蠭起儋積
盈腐非福也乃盡發宿倚平直唯取十之一鄉閭多頼
以活明年劉大任據郭江作亂所過焚掠殆盡獨留夫
人之居滅炬弗焚厥後雖火于他盜亦有以見夫人智

慮之高而賊亦初有所激也夫人以紹興四年二月丙戌終于家卜以十一月庚申葬于清化鄉洛陽山之上澤岡其子彥弼泣語余曰吾母生平嚮重儒士而使子孫皆從君遊非一日也若得君文銘其墓亦庶為慰先魂於土中於是赴其葬而許以銘焉蓋余初舉進士時至其家夫人喜甚即具飲食令其子相款締逮余隱居鳳停山諸孫亦鼓篋相從於巖穴之間既而中原擾亂衣冠避地來江南者踵相屬夫人悉能言其若某人者當是知名士也使其子

厚交之自是交遊日廣名譽寖聞于人嗚呼婦人女子生僻陋之邦而識量高遠如此死之日神色不亂出匳中物區處後事皆宿有籤識無毫髮遺恨言訖儼然而逝夫人享年七十有九後其夫之死二十有二年子男二人彥直少年克家先亡彥弼幼負材能紹興元年大丞相朱公安撫江南日因軍興補廸功郎辟臨江軍新淦縣尉女三人長適同邑許特立次適武進士校尉彭安衡次適王庭瑋孫二人曰巽曰翼皆業進士銘曰

豪宗侈家鮮不覆墜亦有能傳至于累世孰知其天示而弗閱婦人得之玆尤可貴蓄厚報遲必在其裔攷此銘詩庶幾無愧

故劉元弼墓誌銘

居士姓劉氏元弼其字也諱茂實世居吉州安福祖父時家富饒子孫悉遣就學余自幼時與元弼聯茵席共燈燭從師授業崇寧初三舍法遍行郡邑元弼與羣從昆弟紆侈袂曳方履鼓篋升堂有聲于庠序間既而羣

從昆弟多貢于京師獨元弼偶試一不中即棄去不復進取藝圃種竹結茅屋秀峰之下曰遠菴釣亭藏書萬卷日哦其間性獨嗜酒酷好吟咏其為詩非若羇旅失志雕刻肝腎憂愁哀怨者之所為其詞澹然適意而已其嗜酒非若狂夫使酒罵坐與夫露頭狗竇中呌吸以驚人者引壺觴以樂賔客而已終日寓此二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者耶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過從弟家飲酒至醉而歸笑語如平時神氣不亂是夜終

于所寢之室壽七十有八娶王氏盧溪之姊也有子一人曰飛鵬今為材(叶)進士女一人嫁王顗卜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秀峯之西古茶園銘曰

酒有何好中藏妙理詩非窮人窮乃工爾二者皆樂卒以樂死便為勝士古亦如此

故段夫人墓誌銘

故盧陵秀才李愷字彦强之夫人曰段氏其先臨淄人至唐段成式為吉州刺史因家焉今為吉州廬陵人父

諱萱字仲實官至承議郎方布衣時以文行知名縉紳間南昌黄魯直有盛名於文章不妄器許嘗過其友硤江蕭公徧家見其文拊髀驚歎後為太和令始相與深交而力延譽之承議公既登第調筠州高安縣主簿時蘇太史謫監高安酒稅一見異其材日與論說古人製作關鍵手為校正國語等書承議公由是文章益進夫蘇黄以文章擅天下而承議公乃得俎豆兩公門下賔客之列其風流人物可想而知也夫人自幼習見其父

出入蘇黃之門言論俊偉遂能誦蘇黃之文皆略上口
而通其大意至於六經國語等書皆涉獵焉承議公愛
之選壻得李愷而歸焉其姑永壽縣太君婺居治家嚴
肅唯喜教子坐堂上日聞弦誦聲故其子沈博學登乙
科仕至陞朝有聞于時愷不幸學成而壽畱夫人傾奩
具益買書縱諸子交四方賢豪以卒其業於是乃令其
子愨負其藝於廬陵糊名數千人之中四取鄉舉幼子
恕嘗為都魁再舉登第調贛州司戸叅軍二子皆名震

塲屋而恕先決科鄉人榮之者緊其母之賢也夫人初以孝謹事其姑稱賢婦以賔禮遇其夫為賢妻以詩書自教其子而識其子之所與遊者皆偉人可謂賢母婦人之德莫隆於此故略其細行而誌之夫人後其夫二十一年以疾終于家實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寅也壽八十有四子女十有二人男四人長曰憲次曰悠先夫人卒次即愬恕也女八人適進士蕭憲曾韶蕭繼祖劉拱辰彭椿年劉彦京曾彦謨段允孫男六人顯默符熙

冢簡孫女八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卜以二十七年正月丙申葬于延福鄉榮岡之原夫人之姪段允字世榮少有令名與其孫懋恕皆嘗從余遊謂非余孰宜銘允乃狀夫人之平生偕來以請盧溪王庭珪為銘而書之銘曰

夫人之先以文鳴歸逢其良以儒稱遂能漸揉談六經傾匳買書充屋楹坐令諸子拾紫青女子之事斯為榮又能遣子交豪英試與俱來端可驚厥德既侈法宜銘

盧溪文集卷四十三